



奇异的宝花

QIYIDEBAOHUA

董均伦 江源记

I277.3/34
DE251

奇 异 的 宝 花

董均伦 江 源记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96123

新 蕃 出 版 社



796123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共包括二十一篇民间故事。这些故事大多是根据山东潍河、崂山一带的民间传说整理的。故事歌颂了正义、勤劳和善良；唾弃和鞭挞了丑恶、贪婪、自私和懒惰。故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。其中部分选自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的《金须牙牙葫芦》；其它是作者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间整理的。

奇 异 的 宝 花

董 均 伦 记
江 源

*

新 蕃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168毫米 1/32 印张4.25 插页1 字数：81,000

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5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38 定价：0.40元

目 录



奇异的宝花	1
金须牙牙葫芦	14
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	20
宝剑泉	30
画里人家	44
淮河金姐	55
两个穗头的谷	67
传麦种	71
懒汉的故事	73
万里崂山双花仙	79
菊二娘	90
三姐妹	103
选女婿	105
蛇娘娘	109
猴子夫妻	120
狼	123
元宝	124
镇草王	126
赵匡胤吃小豆腐	127
两条鞭子	129
半湾镰刀	133

奇异的宝花

俺老爷爷常说：“草有香草、毒草，人有好人、坏人。”他说完了这句话，接着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：

古年间，在一条大河旁边，有一座县城，那县城的地势，洼得象是在一个盆底下一样，因此，都叫它下洼城。传说，那时下洼城里，有个小伙子叫万生，他上无爹娘，下没兄妹，只有一个表哥哥，却是下洼城里的大财主。说起来，城周围的好地，都是他的。真是满屋金，满屋银，他还是贪心不足，白天黑夜，觉也睡不着，算计着发财的门道。熬来熬去的，把两个眼都熬红了，天长日久，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，大人小孩子背地里，都叫他“红眼子”。万生家里很穷，人长得个子高，力气大，又精明，又能干，红眼子早把他瞅在眼里了。他想：这万生一人能做四个人的活，他总吃不了四个人的饭吧。论到工钱上，沾亲带故的，他也不好跟我争究，多少给他几个就行了，这才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呀。

红眼子是咬住钱绳不撒口的人，第二天，他就打发人把万生找了来，嘻嘻地笑着说：“表弟啊，你出息得这样好啦，我脸上也觉得光彩。咱亲故亲故无亲不顾，嘿！我拔根汗毛就比你的腰粗，给你几个钱就够你花的了，你以后在我这里住着吧。”万生看透了他的坏心，冷笑了一下说：“表哥，我人穷志可不短。穷，

穷得质实，站，站得直溜，我也用不着你那好心，我也用不着你那钱花。”说完，转身向外走去。红眼子赶到了门前，万生拍拍身上的土，跺跺脚上的泥，扭转头说道：“表哥，看明白了吧？我连你家的土也没带走一点呀。”万生不等红眼子回答，迈开大步，唱着小曲儿走了。

红眼子站在门前，又气又急，气的是万生不上他的勾，急的是捞不到万生那身好营生。他眨巴着红眼子盘算了一阵，才转身回了家。

再说，万生往前走了不远，迎面碰到了一个老铁匠，雪白的胡子，漂白的眉毛，挑着一挑子打铁的家伙，少说也有二百斤沉，轻轻快快地走了来。万生问道：“老大爷，钢一张锄多少钱？”老铁匠一面走一面说：“钢一张锄四个钱，四张锄八个钱。”万生听了一寻思，这账不对呀！钢一张锄四个钱，四张锄该是十六个钱呀。那样算怎么能挣出吃来呢？万生连忙告诉他说：“老大爷，你算差了，钢一张锄四个钱，两张锄就是八个钱呀。”老铁匠哈哈笑了几声，把担子一放，望着万生说：“我走了九州十八县，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关照我。小伙子，天也不早了，你能不能留我个宿呀？”万生有点为难地说：“老大爷，我只有一间破屋，炕上连块席头也没有，你要是不嫌的话，我给你挑着担子，一块走吧。”老铁匠一听，欢天喜地地把担子给了万生，跟着万生走了。

老铁匠一点也不嫌地方不好，他和万生睡在土炕上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在那间小屋前面，支起了炉，生起了火，叮叮当当地打起铁来了。打铁这个营生，可不是经营生啊，万生满心想帮老人的

忙，说道：“老大爷，人家打铁都两个人，你打铁只一个人，能不能收我做个徒弟？”

老铁匠点头答应了。

万生学什么会什么。他仔细地打量着师傅怎么掌钳、打锤，他用心思谋着，师傅怎么找到火口。真是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万生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打锄，也学会了打镰，老铁匠却始终没夸奖过他一句。

万生又跟着老铁匠学了整整一年的工夫，老铁匠待万生真和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他什么都不瞒他，什么都教给他。有一天，老铁匠把万生叫到了跟前，对他说：“万生呀，你也学会了打锨镢，你也学会了打锄镰，我出来这么多日子了，也该回家看看啦。”

万生说：“师傅啊，我自己也能打那锨镢，我自己也能打那锄镰，正想叫你歇歇啦，可你要走了，叫我多难受。”

老铁匠说道：“万生呀，我摸透了你的脾气，也知道你的心，你也不用难受啦，只要听我几句话，咱师徒二人还是能见面的。”

万生连忙答道：“师傅啊，别说是几句话，千句万句我也听你的。”

老铁匠点点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井淘三遍吃甜水，手艺越精越要精。”

万生立时领悟了老铁匠话里的意思。他说：“师傅呀，流不尽的泉水，使不完的力气，我做到老，学到老，一辈子记住师傅的话。”

老铁匠听了很高兴，他说：“孩子呀，告诉你，我家就在七

宝山，座北朝南的三间屋，大山做街门，荆条是钥匙，说难找也好找，说难进也好进。”老铁匠说到了这里，递给万生一个金黄色的小袋子。

万生把小袋子接到手里，袋口上还扎着通红的丝线，这袋子轻得跟那鹅毛一样。

老铁匠又说：“万生呀，这是一个宝袋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千万好好地留着。有它在你的身边，我就什么都放心了。”

万生满心感激地把宝袋收了起来。



这天晚上，老铁匠还是和万生睡在一个炕上。第二天早上，万生睁眼一看，老铁匠不见了，只剩自己躺在炕上。他衣裳没穿完就跳下了炕，叫师傅，没人答应，看看门栓，插着没动。老铁匠怎么没有了？万生开开门，见师傅连一件打铁的家伙也没带去，很是着急。可是那七宝山在什么地方呢？千条路，万条道，从哪条道才能赶上师傅呢？又一想，师傅既然不想让自己知道，又能不开门就走了出去，那就是去赶也赶不上啊。万生站在门前，从他记事以来，头一次掉下了眼泪。

老铁匠走了以后，万生还是靠打铁过日子。

万生没有忘记老铁匠的话，不管打个什么家什，都舍得用劲头，费心思。他打出的锨和镢，又轻快，又耐用。他打出的镰和刀，快得铁都削得动，从来也不卷刃子。过了不多日子，满城里都知道有个万生铁匠了。来找他打家什的越来越多，万生的铁匠炉旁，成天价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红眼子也急忙跑来了，万生理也没有理他。

都说：“狼改不了吃人，狗改不了吃屎。”这话一点不假。红眼子那天回去，又盘算到深更半夜。他想：“这万生是棵摇钱树，把他弄到手，不说日用的铁家什不用花钱买了，只要拿出点本钱来，给他买炭买铁，那是个累死也不吭声的家伙。这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呀。”

红眼子这样一想，眼更红了。第二天，他不管万生厌烦不厌烦，硬把万生拉了来，大厅里早已好酒鲜鱼的摆满了桌。红眼子把万生按在桌旁的太师椅上，甜嘴蜜舌地开了腔：“表弟啊，从你那次走了以后，我心里老是不安生，咱亲人恼不多时，大风刮

不多日，我树大也不能只遮自己的阴凉，你尽管搬上你那铁匠炉来吧，我指头缝子漏出的钱，也够你做本钱的了。”万生自然不会上他的当，直接了当地说道：“表哥，我人穷心可不黑，有一分力气使一分力气，有一口饭吃一口饭，树大遮你自己的阴凉吧，我一不贪钱，二不坑人，也用不着你指头缝子里漏出的那几个臭钱。”说完，胳膊一甩走了。

红眼子楞了一楞，又连忙赶到了门口，万生皱皱眉头，扭转头说：“表哥，狼和羊是合不成群的，从今以后，你发你的财，我干我的活，咱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走各的道，谁也别找谁。”万生不愿意再看红眼子那个样子，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红眼子站在门前又气又恨，他把红眼翻了一翻，坏主意又出来了。他哼了一声，咬咬牙说道：“一次你不上勾，二次你不上勾，这第三次可别怪我下狠手啦。”

红眼子看着一桌的酒肉没动一筷，气得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他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鬼主意，便立刻带上银子，坐上轿，去拜见县官。

万生回到家里，歇也没歇又动手打起铁来。

这一天万生直打到了天黑，刚刚走进屋里，忽然听到门外吆三喝四的，他朝外一看，哎呀！坏啦，三班衙役，两班官差，长矛大刀地拥来。万生眼明手快，连忙拿起了老铁匠留给的那个宝袋，掖在了腰里，大声喝道：“我万生一没坑人，二没抢人，犯了什么法？有什么罪？”官差和衙役哪里还听他讲理，生拉硬拽把他解到了大堂。

这县官更是一个贪财害命的东西，他按照红眼子的计谋，要

万生在一宿的工夫，拿出一千把钢刀，一千把宝剑，拿不出来，就要他的命。

万生被关在监牢里，没有灯，也没有火，没有砧子，也没有锤。往哪里弄这么多的钢刀、宝剑？

一更过去了，二更过去了，到了三更天的时候，他从腰里摸出了老铁匠给的那个宝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师傅临走以前告诉我，有这宝袋在我的身边，他就放心了。哎！宝袋，宝袋，你能帮我的忙吗？”

万生的话刚刚落音，就听到宝袋里，叮叮当当，好象有人在里面打铁一样。

看监牢的也听到了打铁的响声，开头还以为是自己耳朵听错了，后来越听越清，越来越响，这才邀合一起，朝着万生的那个牢门口走去。

他们刚刚到了门口，忽听得哗拉一声，牢门大开，一道白光，冲了出来。吓得那些看监牢的连嚷带叫，只恨自己没有长着四条腿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只顾逃命。那道白光，窜上了半空，流星样地朝后衙里冲去。

这时万生揣上了宝袋，顺顺当当地出了监牢，又回到自己那间小屋里去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满城的人都知道那可恶的县官叫飞刀取了头去啦，大伙乐的呀，真比唱三天大戏还高兴呐。

大伙高兴，红眼子更是生气，他差人悄悄地去报告了皇帝。皇帝马上派了武状元带领三千御林军，直奔下洼城来了。

这一天，已经离下洼城不远啦，武状元一道令传下去，要把

那下洼城里杀个鸡犬不留。眼见那下洼城，就要遭殃了。

到了这火上屋顶，刀按脖子的时候，不说别人，单说那万生铁匠，他正在那里叮叮当当地打铁，听人一说，便手提宝袋上了城墙。向城外望望，一片人马，一片刀枪，拥了过来。万生对着宝袋说道：“宝袋，宝袋！我自己一人好说，全城的性命要紧。”话刚说完，宝袋里又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响了起来。

眼见着，人马快要来到城根下啦，万生把袋口上的红丝线一扯，袋口张开了。一团银光冲了出来，在半空滴溜溜地直转，看时，原来是一个雪亮的铁圈。铁圈越转越大，越旋越低。把三千御林军和那武状元都套在里面了。套的那个紧呀，就象八月里捆高粱头子，牢牢巴巴，结结实实，别说手脚没法动弹，连气也喘不上来啦。这阵，铁圈立了起来，箍着皇帝的人马，跟大车轮子一样，向天边滚去了。

一场大难过去，满城的老老少少又都乐了。万生可一心想念着老铁匠。他想：“只要有那么个地方，千山万水我也要去看看他啊。”

万生带着宝袋出了城门，碰人就打听那七宝山在什么地方，碰人就打听那七宝山在什么方向。他走了一天又一天，不知走了多少天，这一天终于到了七宝山啦。要说这七宝山，一连七个山头都高得顶着云彩，万生不觉想道：“只见高山不见路，师傅住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又一想：“山再高也有顶，把这些山走遍了，准能找着师傅的住处。”

万生翻山越岭走了又走，有大山，就有深沟，那沟深的呀，看不见底。万生爬上陡坡时，石头在他的脚下往沟里直滚。万生

走过的那些地方，都是平常人过不去的。半过午的时候，他来到了一个大光崖前面，这个光崖少说也有几十丈高，前面一片光光的石板，又干净又避风，万生看看，天也晌歪了，在这里歇一歇再走吧。

他坐了下来，一歪身子，躺在石板上，头枕着胳膊寻思道：“师傅说，高山是他的大门，荆条是他的钥匙，山上满眼都是荆条，谁知道哪棵是呀？”万生想着，心里发急，一翻身，忽然听到叮叮当当，好象打铁的声音，他急忙坐了起来，细一听，是流水的响声。他又躺下，又听到是打铁的声音，他又坐了起来，这次可听清了，那声音是从光崖里面传出来的。他再仔细一看，在离地丈多高的光崖上长着一棵荆条，开着紫英英的小花。荆条枝摇摇摆摆，上面挂着一个金黄色的小袋。咦！这多象自己的那个宝袋呀！万生赶紧往怀里一摸，怀里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这真怪了，宝袋怎么会在荆条上呢？他也顾不得歇了，站起来一跳没有够着，又一跳还没有够着，跳了三跳，才拉住了荆条的一根枝子。只听轰隆一声，高高的光崖朝两边分开了，荆条不见了，宝袋也没有了，在万生的眼前，显出了一条平展展的大路，直通山里去了。

万生心想：“这一定是通师傅家去的路啦。”大路两边，绿草里开满了许多奇怪的花，红是红，黄是黄，蓝是蓝，紫是紫……这真是宝花呀！七种颜色闪着七色彩光，每朵都象火星一样明。他很替师傅高兴，没想到这七宝山里，有这样的奇景，有这么多的七色宝花，象师傅这样的人正该住在这样的地方。

万生顺着大路走去，又听到叮叮当当打铁的响声，抬头一

看，前面，五光十色，清清楚楚显出了一户人家。他脚底生风地走到跟前，果然在一座四四方方的院子里，有三间座北朝南的草屋，院门开着，老铁匠两眼含笑地走了出来。

万生拉着师傅的手，喜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老铁匠望着万生亲热地说道：“孩子呀，我知道你没有给你师傅丢脸，也没有出卖你的良心，走累了吧？快跟我到屋里歇歇吧。”

万生跟着师傅进了街门，院子里明光晃眼，院子中间安着一支炉，这炉也不象平常的炉那样，砧子啦，锤子啦，什么都是那么亮晶晶的，银光四射，好象是用天上的星星做成的。

师徒两个人说着话，走进了屋，老铁匠又是给万生倒茶，又是给万生盛饭，还是象从前那样亲亲热热的。

万生在老铁匠家里，一连住了三天，到了第四天，万生却怎么也住不下了。他对老铁匠说道：“师傅呀，我左眼不跳右眼跳，左耳不热右耳热，心跳不安，是不是下洼城的人，又在遭难啦？”

老铁匠掐指一算，哎呀一声说道：“可是了不得啦，皇帝又派了文状元带着人去啦，要掘开城边的河堤，水淹下洼城啊。”

万生一听，更急了，站起来说道：“师傅呀，我也找到你的家了，我也见着你的面啦，我要走啦。”

老铁匠伸手把他拉住，安慰他说道：“孩子呀，你有为大伙着想的心，我也有救人的意，现在加步赶已经来不及了，幸好，我打下了四个铁钩子，正用得着了。”

老铁匠走进了里间，拿出四个大铁钩子，挂在院子的四个角

上，一无响，二无声的，好象上面有什么拽着，连房子带院子整个升到了空中。

万生和老铁匠坐在屋里，听着外面风呼呼响，过了一阵，又听到哗哗的大水响。万生再也坐不住，开开后窗，探身向下一看，啊呀！可是不好了，大河里的水，不是顺着河身淌，而是象一片白浪似的向下洼城涌去。眼看着大水就到了城根下啦，老铁匠把四个钩子一摘，连房子带院子，不前不后的落到万生那间小屋旁边了。

老铁匠把钩子递给了万生，又嘱咐了他几句话，万生一边答应着，一边朝门外跑去。

俗话说，“水火不留情”呵。满城的人们眼见得城外都是一片大水了。那水，不是一分一分地长，而是几尺几尺地往上翻；万生也不是一步一步地跑，而是七步当成一步跑。他跑到东南城角，挂上个钩子，他又跑到东北城角挂上一个钩子。这下洼城虽说不太大，围着城跑这一圈，也有十几里路。万生一口气跑了这么多的路，才把四个钩子挂在四个城角上，这时水已差不多和城垛口一样平了。下洼城被四个钩子钩着往上升了，水越涨，城越高，不多一阵，下洼城如同一个筐箩吊在大水上面了。

万生见全城的人又都保住了性命，欢喜得一点也不觉累了，他顺着城墙查看了一会，忽然想道：“城吊在水上面，也只是一个救急的办法啊，城总不是船，不能长久这样下去啊。”

万生眼望着城外的大水，正在犯愁，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又响了起来，眼前顿时五光十色，闪闪耀耀。抬头一看，半空里，红红，黄黄，蓝蓝，紫紫，……满天都散满了星星样的七色宝



花。宝花成串地落进了城周围的水里，把那大水也染成了七种颜色，放出了道道彩光。万生看到了这里，连忙跑了回去，果然老铁匠正在院里用那亮光四射的砧子，用那亮光四射的锤子，叮叮当当地打铁呢。

老铁匠停住了手，半空里也不见宝花了。他把炉灰扫在一起，放在簸箕里叫万生端着把它撒到城外去。

万生端着炉灰，沿着城墙往下倒去。这一倒，立时暴土漫天，遮住了大水，避煞了彩光，等到暴土落下，城的周围尽是一片黑油油的好地，这下洼城再不象从前那样在洼处，看去比那大河还要高出许多了。

万生欢喜得不得了，他穿街过巷飞跑回家，想把这个好消息赶快告诉老铁匠，谁知院子里没有了老铁匠，连那套打铁的家伙也不见了，只在屋里桌子上放着那个金黄色的宝袋。

这下子可好啦，城周围的好地都是大家伙的了，红眼子的地早压到水底下去啦。当天，人们就把城门开开，大街小巷，又都热闹了起来。那些种地户，自然再用不着给红眼子拿租、出工。红眼子使尽了坏心眼，费了银子，又没了地，连气带疼地过了不多日子就死了。

那文状元毒计不成，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溜走啦。

从这以后，下洼城再也不怕水淹了。

万生呢？当然还是干他的老行业，他住在师傅留给他的那处房子里，还是从早到晚，叮叮当当打铁。他和大伙一块欢欢乐乐，过了一辈子太平日子。至于后来那个宝袋的下落呢，老爷爷可不知道了。